



HANYU SHENGMING
FANCHOU
CHULUN

王 珏 著

汉语生命 范畴初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珏 著

汉语生命 范畴初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ANYU SHENGMING
FANCHOU
CHUL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生命范畴初论/王珏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617-4029-8

I. 汉... II. 王... III. 汉语-语法-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278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汉语生命范畴初论**

著 者 王 珏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朱世强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4. 75
字 数 41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3 100
书 号 ISBN 7-5617-4029-8/H·280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人们对于有生命的东西的特别直觉开始得非常早。(因为)……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而这个看不见的本质又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过程。(Steven Pinker:《语言本能》)

在人类语言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现形式,都是从人体及其部分以及人的感觉和情欲那里借来的隐喻。(维柯)

生命度跟结构的任意性联系,在各种语言里极其广泛地存在,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显著的生命度是一个概念特性,它构成分类的依据,尽管它除了总的显著性外没有任何理由应该成为分类的依据。……另外一些对立的情形里,生命度作为对立的支配因素似乎确实有某种动因。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生命度等级不可能归结为任何单一的参项,只包括原来意义上的生命度本身,实际上生命度等级反映了人类在好几个参项之间一种自然的交互作用,这些参项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生命度,但还包括定指度(也许是其他各个参项中最容易跟生命度解脱关系的参项),以及提高一个实体的个体化程度的各种手段,例如给它分配一个专有名称,从而也使它更有可能成为交谈的话题。(Comrie Bernard:《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

目 录

1	第一章 研究综述
1	1.1 国外研究概况
23	1.2 国内研究概况
31	1.3 结语
32	第二章 生命范畴是语言共性之一
32	2.1 自然生命范畴
47	2.2 从自然生命范畴到语言学生命范畴
65	2.3 生命度等级及其序列
68	第三章 汉语生命范畴表现概说
68	3.1 汉语属性词系统
70	3.2 汉语生命范畴系统
74	3.3 生命范畴在词类中的表现
79	3.4 生命范畴在词法中的表现
81	3.5 生命范畴在其他语法范畴中的表现
84	3.6 生命范畴在句法中的表现
85	3.7 结语
87	第四章 有生名词之一
87	4.0 引言
89	4.1 有生名词的语缀
92	4.2 有生名词的结构

102	4.3 结语
103	第五章 有生名词之二
103	5.0 引言
103	5.1 名词分类概说
107	5.2 有生名词的语义范畴分类
121	5.3 有生名词的语法范畴分类
161	5.4 结语
162	第六章 有生名词之三
162	6.0 引言
163	6.1 有生名词与无生名词的语法分布对立
169	6.2 有生名词与有生句
193	6.3 有生名词作谓语
205	6.4 结语及余论
207	第七章 有生代词
207	7.0 引言
208	7.1 有生代词的义素分析
209	7.2 有生代词的生命度
219	7.3 有生代词受修饰
222	7.4 结语及余论
226	第八章 有生量词
226	8.0 引言
226	8.1 有生量词的分类
230	8.2 有生量词的语法特征
233	8.3 有生量词的附加色彩及语用问题
236	8.4 结语及余论

239	第九章 有生动词之一
239	9.0 引言
243	9.1 有生动词的语义结构及分类
247	9.2 有生动词的动相分类
271	第十章 有生动词之二
271	10.1 有生动词的自主与非自主分类
277	10.2 有生动词的工具范畴分类
279	10.3 有生动词的配价分类
284	10.4 有生动词与无生动词的语法分布对立
292	10.5 有生动词与有生句
295	10.6 结语
296	第十一章 有生形容词
296	11.0 引言
297	11.1 有生形容词的语义结构及其模式
300	11.2 有生形容词的语义界定
308	11.3 有生形容词的语义范畴分类
318	11.4 有生形容词的语法鉴别框架
319	11.5 有生形容词的配价分类
333	11.6 有生形容词的句法表现
337	11.7 结语
337	附录 《汉语言专业词汇教学大纲》中的有生形容词
349	第十二章 有生副词
349	12.0 引言
352	12.1 有生副词的语法鉴别框架
353	12.2 有生副词的分类
360	12.3 多角度认识有生副词及其教学策略

368	12.4 结语
368	附录 方式有生副词的结构格式
372	第十三章 有生句
372	13.0 引言
374	13.1 有生句的理论基础
393	13.2 相关研究
398	13.3 新的体词与谓词分类体系
400	13.4 有生句系统的假设
409	13.5 结语
410	第十四章 对生命范畴的文化阐释
410	14.0 引言
411	14.1 对异类的复杂态度
416	14.2 对器官的奇特视角
417	14.3 对女性的矛盾心理
434	14.4 结语
435	第十五章 回顾、结论和余论
435	15.1 回顾
436	15.2 结论
438	15.3 余论
441	参考文献
462	英文目录
463	后 记

第一章 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概况·国内研究概况·结语

1.1 国外研究概况

1.1.1 20 世纪 50 年代的研究

就笔者所见,迟于 20 世纪 20 年代,语言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生命范畴的关注。其中最早^①可以追溯到 H·斯威特于 1913 年出版的 *Collected Papers*^②。他说:

像 beat、carry 这样的动词,其宾格无疑表示动词行为的宾语,然而像 see、hear 这样的动词,说它们有“客体”,显然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一个人不可能被人打了而毫无感觉,但一个人可以被别人看见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在许多情况下,在“看”这个过程中并不包含任何行动或意志。在 He fears the man(他怕这个人)这样的句子中,相互关系恰好相反,语法主格实际上是受影响者,而语法宾语只表示原因。

最后,斯威特下结论说,在许多情况下,宾格不表示任何意义或最好说宾格没有一般狭隘定义中所规定的那种意义,宾格随动词本身意义变化而变化^③。

① 当然,传统语言学家也曾对这个问题略有关注,只是尚不曾上升到理性认识。同时,仅就 Jespersen 书中所引还有不少与之同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恕不一一引述。

② H. Sweet: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1913: 25。

③ 转引自 Otto Jespersen:《语法哲学》(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第 209 页。

与斯威特同时代的杜茨本于1918年出版了《语言心理学研究》一书,他在讨论视觉动词(verbs of observation)时说:

在 ich sehe den baum(我看见那棵树)或 ich höre das gezzhren der möwen(我听见海鸥的叫声)这类场合,从通常的理解出发,未必可以说这里有动作对客体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把宾语定义为役使宾语(causative),即宾格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概念,它起表达某种原因(如主格)的作用。杜茨本认为,ich sehe das schiff(我看见军舰)这类句子的原意是 ich nehme ein Schiff als bild in mir auf(我摄入作为形象的军舰),后来才扩大用来表无意向的情况^①。

显然,斯威特所谓词义中“不包含任何行动或意志”的动词,与杜茨本所谓的“无意向”的动词,其实就是现在学界所说的“非自主动词”与“有意向动词”互相对立的两类,只是尚未明确揭出而已。

1924年, Otto Jepserson 出版了他素享盛誉的巨著《语法哲学》,该书多处都讨论过生命范畴,而较为重要的讨论集中于该书第十七章“性别和属性(Sex and Gender)”^②。该章共分以下小节:

- 各种不同的语言(various languages);
- 雅利安语的性(gender);
- 性别(sex);
- 通性(common sex);
- 生物和非生物(animate and inanimate);
- 意念中性(conceptional neuter)。

在该章长达25页的论述中, Jepserson 将目光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

- 第一,生物性别(sex)与性(gender)范畴及其形式之间的关系;
- 第二,有生物、无生物在语法(主要是语法性范畴)上的表现。

① Otto Jepserson:《语法哲学》(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第209页脚注。

② 同上第315—342页。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反复强调这样的观念:

(性范畴)划分的依据是两种自然的性别,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区别,或者其他标准。

(依据性范畴)把词语分成三类,有时是有理据的,有时是无理据的。有理据指的是许多雄性生物的名称是阳性,雌性动物的名称是阴性,并且许多无性别事物的名称是中性。

雄性和阳性之间的对应以及雌性和阴性之间的对应十分鲜明,足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大量例证。如高加索语言的塔什语(Tush)根据词所表示的是阳性有理智的生物,还是阴性有理智的生物,还是无理智的生物或者事物,使用不同的前缀。如果换用当今语言学界的术语,则可将 Jespersen 的观点及其例句表述如下:

阳性	阴性	中性
[+生物+理智]: wašo wa(兄弟是)	bstuino jo(女人是)	
[+生物-理智]: xaux ba(鸽子是)		bader da(孩子是)
[-生物-理智]:	naw ja(船是)	
watshi(男人重)	jatshi(女人重)	batshi(东西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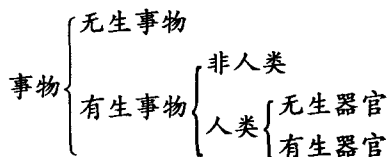
与此相似的切特申辛语(Yshetshensian)中的对立表述如下:

suo wu: 男人说“我是”

suo ju: 女人说“我是”

suo du: 小孩说“我是”

安达曼语(Andaman)中,一类词包括无生命事物,另一类包括有生命事物;有生命事物又分为人类和非人类两种情况。其次,该语言对人体有一种七分法,这种分法也移用于与人体这几个部分有关的无生命事物。这种语言的生命范畴可简化表示如下:



在上面的系统中,存在着有生与无生的对立、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立。另外,与此相近的阿尔贡金(Algonkin)诸语言中,生物与非生物也明显有别,人体的各个部分却一般都被看作非生物。又,含语系(Hanitic)语言中有两大类词语:一类包括人类、大的或重要的东西以及阳性生物的名称;另一类包括事物、小东西以及阴性生物的名称。显然,Jespersen 描写的这种语言里,实际上将人类与大而重要的东西归为阳性一类,反之则归为另一类。这可表示如下表。表1:

	人类	阳性生物	大东西	重要的东西
A 类名词	+	+	+	+
B 类名词	-	-	-	-

这种将大义特征的词语归入阳性,将小义特征的词语归入阴性的做法,也见于波岛由语(Bedauyo)中,如其名词 ando(粪便)一词的属性是下面的样子:

阳性

阴性

马、牛、骆驼所排出

较小动物所排出

女人的乳房(大)

男人的乳房(小)

以上语言例证都表明了有生与无生对于词语的阳性、阴性范畴划分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换言之,有生与无生语义特征影响到语言里的词语在性范畴及其有关范畴的分类。

不仅如此,有生与无生语义特征还对通格有所影响。一般说来,指人的通性词语经常可以同时用于两性,也可以用于单性。如英语的 man 既可以用于两性,也可以用于阳性。但是对于动物,往往只有少数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者才具有单独的通性形式和单性形式。如:

通性

阳性

阴性

horse(马)

stallion(公马)

mare(母马)

dog(狗)

he-dog/dog(公狗)

she-dog/bitch

sparrow(麻雀) cocksparrow(雄麻雀) hen-sparrow(雌麻雀)
 fly(苍蝇)
 worm(昆虫)

Jespersen 在这里所说的“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者”,实际体现了现在所说的生命度强弱问题。换言之,就是只有指人名词才有通格,因为它们是高生命度名词;动物名词则不一定具有通格,因为它们的生命度低于指人名词。

对于前述第二个问题,Jespersen 指出:

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或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有时称作人与非人,人称与非人称(并非总是很容易区分开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在许多语言的语法的许多部分都占有篇幅,有时与性别——属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独立于性别——属性之外。这种区别在语法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种种表现形式。

Jespersen 还指出,在英语里,这一区别最明显地表现为代词有系统的词项对立,其中个别的还涉及到性范畴的对立。如:

生物	非生物
he, she	it
who	what
who	which
somebody, someone	something
anybody, anyone	anything
nobody, no one	nothing
everybody, everyong	everything
all(复数、所有)	all(单数、所有)
the good(复数、好人)	the good(单数、好的)

it 的情况比较特殊,可用来指小孩或动物。但是说话人如果对小孩或动物的兴趣越大,他就越不会使用 it;而往往使用 he 或 she 用来指称小孩或动物,而不管是否知道对象的实际性别。但实际上,Jespersen 所说的 it 在指代上的灵活性或犹豫性,说明它的运用受制于两个因素:有

生性和关注度。

与英语相比较,德语代词中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区别虽然已经很不明显了,但除了 *er*(他)、*sie*(她)、*dieser*(这个)、*jene*(那个)可以用来指称事物之外,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也表现在如下代词的对立上。如:

ihm(他,与格)、*ihr*(她,与格):不常用于事物;

sein(他的,物主代词):常用于指生物;

derselbe(相同的,阳性):多指非生物,而不指生物。

丹麦语中,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不清,但也存在着如下有生与无生对立、人与动物对立的明显倾向:

hvem:相当于英语的 *who*,表示人;

hvad:相当于英语的 *what*,表示物;

begge to:表示两个人;

begge dele:表示两个事物;

han(他)/*hun*(她):用于人以及谈话人感兴趣的高级动物;

den/det:表示其他动物根据其名称的性分别选择二者之一;

-s:所有格形式,多用于生物名词后,而极少用于非生物名

词。

在法语中,表示非生物使用 *en*,生物则使用不同的物主代词。如:

j'en connais la precision. (我知道它(钟表)的准确性。)

Je connais sa precision. (我知道他的精确。)

至于相应于 *en* 的关系代词 *don't*(他的、她的、它的)则既可以适用于生物也可以适用于非生物。

其次,有生与无生的对立,在西班牙语中表现为前加介词与否的对立上:宾语是生物名词,前面须加介词 *á*,否则就不加介词 *á*。如:

he visto al ministro. (我见到了牧师)

he visto Madrid. (我见到了马德里)

再者,有生与无生的对立还表现为不同的格标记或与不同的格搭配。印度兴都斯坦语(*Hindustani*)中,生物名词作宾语时必须用词尾

-ko 作为标志,非生物名词作宾语时则不用 -ko,而与主格形式相同。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中则通行这样的规则:生物名词仅仅与所有格连用,而不与宾格连用。

此外,生物与非生物的对立表现为格形态的有无。例如许多语言里,较之非生物名词,生物名词更常用于与格。古老英语中的宾格形式 *mec*、*pec*、*usic*、*eowic*,很早就被与格 *me*、*pe*、*us*、*eow* (现在演变为 *me*、*thee*、*us*、*you*) 取代了。稍后一些,旧的与格 *hire*、*him*、*hem*、*hwam* 取代了旧的宾格 *heo*、*hine*、*hie*、*hwane*、*them*。

最后,贬义色彩与指人名词的中性形式对应。由于非生物的地位自然地低于生物,也由于具有中性的语言中,其中性总是用于事物,所以中性用于人和动物时就带有某种贬义色彩。如丹麦语中的许多骂人话的字眼儿都是中性,一些主要用于贬义的表达动物的词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性而成为中性词。又,在其他许多语言里,昵称词常常表现为中性,即便它们的派生源——根词——并非中性。如希腊语 *paidin* (小家伙); 德语 *bübchen* (小家伙)、*mädchen* (小姑娘); 意大利语 *casino* (小房子)、*tavalino* (小桌子)、*ombrellino* (小伞)、*donnino* (聪明的小女子)、*manino* (小手); *buca* (大洞)、*coltella* (大刀)、*buco* (小洞)、*coltello* (小刀)。对于意大利语中具有大量派生于阴性的以 -ino 结尾的昵称词, Jespersen 推测道:

它们原先并不是真正的阴性而是中性……(而且)用 -a 结尾的表示大东西,用 -o 结尾的词表示小东西,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的原因仍是中性具有贬义。

最后, Jespersen 精辟地总结道:

因此,在各种语言里,可以看出它们表示宾语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植根于全世界人民心理共性中的特点。

叶氏所说的这个“心理共性中的特点”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有生与无生的区别总是要以这样或那样的语法手段顽强地表现出来,尽管各自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这与叶氏全书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不谋

而合的^①。

此外,在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何谓宾语?”中,他对斯威特、杜茨本关心过的问题也有所思考,他说:

宾语被赋予各种定义,最常见的是:宾语表示承受动词行为的人或物。这条定义适用于许多句子。例如 John beats Paul(约翰打保罗)|John frightened the children(约翰恐吓孩子)|John burns the papers(约翰烧文件),但这条定义对其他无数的句子不大适用,语法学家还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宾语这一术语,如 John burns his fingers(约翰烧伤自己的手指)(亦即约翰遭受手指烧伤的痛苦)|John suffers pain(约翰遭受痛苦),等等。

虽然,Jespersen 自己不曾指出这两个句子中动词的语法意义不同:前句的 burn 是自主动词,后句的 suffer 是非自主动词,但是他借用前引斯威特和杜茨本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此外,对于英语无人称句,他称作“无灵句”,指出其特点是“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躲在非人称语言之后与读者进行交际”^②。

1953年,陈文斌编译了太田辰一《近代汉语“无心”的动词的形成过程——汉语多音节化的一个例证》一文,该文第一次提出现代北京话里存在含有“有心”意义的动词与含有“无心”意义的动词的对立^③。他以视觉、听觉和味觉动词为例:

看	看见
听	听见
闻(嗅)	闻见

他指出,在上述简单的系统里,“无心”意义动词类都附有“见”字作为

① Otto Jespersen 在《语法哲学》第 498 页宣称:“我的任务是,在不放松详细研究我所了解的语言的同时,主要研究知道一切语言语法的共同原则。”这大概是继 17 世纪中叶法国安托尼·阿尔诺与克洛德·朗斯洛《普遍推理语法》之后,较为理性地提出的语法共性观点。

② Otto Jespersen:《语法哲学》(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

③ 太田辰一:《近代汉语“无心”的动词的形成过程——汉语多音节化的一个例证(陈文斌节译)》,《中国语文》1953 年第 10 期。但原文发表于何时则不可得知。

共同的词汇特征,以此构成与“有心”意义动词的对立。这个对立系统有一个历时形成过程,在古代汉语某时期的面貌如下:

视/看/观	见(视而不见)
听	闻(听而不闻)
嗅	闻

太田辰一还指出,不惟汉语如此,其他语言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对立。所举英语例子如下:

look(看)	see(看见)
listen/hark(听)①	hear(听见)
smell(闻)	smell(闻见)

德语的例子如下:

gehörchen(听)	hören(听见)
--------------	-----------

1.1.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

1.1.2.1 Comrie 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生命范畴的研究,当首推 Comrie Bernard^②,他在所著《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一书第九编“生命度”中以四章计 20 页的篇幅专门讨论了世界语言生命范畴的表现及其规律,其各章目录如下:

- 第一章 引言:生命度的性质
- 第二章 受生命度支配的现象
- 第三章 概念上的生命度区别
- 第四章 结论:生命度的性质

即使是时至今日,Comrie Bernard 卓有成效的工作恐怕还是对世界语言生命范畴所作的最为详尽的研究,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工

① 原文的“有心动词”只有 hark(主要用于祈使句)一词,hear 为笔者所加。

② Comrie Bernard:《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31—250 页。